

人民民主國家研究小叢書



的民主民人
理論用於實踐

時代社會編

時代出版社

叢書小研究家國主民民人

踐實與論理的主民民人

編社代時

新士版发出代日尋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зучения народных демократий»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Шанхай'

Экспедиция

1950

2-ое изд.

•人民民主國家研究小叢書•

人民民主的理論與實踐



1950年8月初版
(5000册)
1950年8月再版
(2000册)

編者時代出版社
出版者時代出版社上海分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EMOONPUBOO
(二〇〇一)
總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〇〇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十三號
電話：二五六一四一四八四八
電報掛號：二二〇〇〇〇〇

•時代出版社刊行•

•人民民主國家研究小叢書•

捷克斯洛伐克

梅德維傑夫著 孟昌譯

保加利亞

康斯坦京諾夫著 湯茀之譯

匈牙利

拉波諾高夫著 恩立譯

波蘭

葛路沙柯夫著 湯茀之譯

阿爾巴尼亞

法爾別羅夫等著 馬萬齡譯

蒙古人民共和國

馬斯連尼柯夫等著 湯茀之譯



北朝鮮

吉托維奇等著 楊沐譯

新越南

美國羅斯著 移楓譯



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

一之譯



目 錄

關於人民民主主義的幾個問題(拉科西).....	三
人民民立政體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法爾別羅夫).....	七
論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礎(喬奇斯古).....	二五
人民民主國家的階級本質(曼科夫斯基).....	三七
人民民主共和國——工人階級專政的政治形式(曼科夫斯基).....	六一
走向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國家(尤琴).....	八三
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費古爾諾夫).....	九一
人民民主國家的農業改造(普赫洛夫).....	一〇三

關於人民民主主義的幾個問題

拉科西

人民民主主義各國的發展與鞏固，——這是向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的初步，——使澄清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一些基本問題，變成必須、同時又是可能的事了。作為國家形式的人民民主主義，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出現。這是一個新的現象，在規定它的性質、作用和發展方向的時候，曾經常常發生過許多錯誤和不正確的意見。根據我們偉大的導師斯大林同志的指示，這些問題的本質已經被加以澄清，現在我們看得非常明白了。時機已經來到，我們黨的廣大的羣衆必須來熟悉這些問題。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保加利亞工人（共產）黨上一屆代表大會中，貝魯特同志在波蘭工人黨的代表大會中，都曾澈底地談到過它們。季米特洛夫同志說，人民民主主義各國，是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的富有全世界重要意義的勝利之果實而出現的。新民主主義各國的國家性質是被下面的事實決定的：它是絕對大多數的人民的，為工人階級

所領導的勞動人民的權力，這個國家是用來進行反對榨取者、資本家和地主的鬥爭的武器。人民民主主義國家是從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者的一種國家，它只有堅決一貫地走上導向社會主義去的道路，才能够完成它的歷史使命。最後，人民民主主義國家是建立在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友愛合作上面的，——它們屬於以蘇聯為首的、統一、民主、反帝的陣營。

人民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

季米特洛夫又說道，由於蘇聯和人民民主主義各國的協助，向社會主義的轉移，可以用一種不同於蘇維埃制度的人民民主主義制度的方法來達成。接着，他說道：

『人民民主主義制度，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情況中：能够、並且必須順利地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機能。』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代表大會的閉會演說中，把這種思想表現得更加明確：

『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教義，蘇維埃政權和人民民主主義政權是同一個權力——工人階級和城鄉勞動人民聯合起來的權力的兩種形式。這兩種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兩種形

式。」

貝魯特同志也發表了同樣的意見。他說：「波蘭人民民主主義是到社會主義去的總的馬克思列寧道路的一種變異。」他又說：

『正好像蘇聯捨身忘我的英勇協助構成了我們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基礎一樣，我們和蘇維埃道路基本不同之處，也就是在從勝利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和成就裏面獲得協助和支持，正因為這個原故，我們才能够在人民民主主義的範圍裏面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機能。』

他又加添說：

『作為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勞動大眾的政治權力之一種新形式的人民民主主義，只有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才能夠確實保障我們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九月裏我們黨的教育會議的結論，也指示了同樣的方向。

總結起來說：人民民主主義是這樣的一種國家，在蘇聯獲得勝利之後，勞動人民靠了它的幫助，被蘇聯支持着，從資本主義一直向社會主義邁進。就其機能來說，人民民主主義是一種不同於蘇聯形式的無產階級的專政。

我們黨內的大多數人，對於理論問題都不大熟悉。他們聽見無產階級專政，就聯想起

到蘇聯的殘酷的內戰，或者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指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的無產階級專政）裏面的流血的反革命叛亂，他們不清楚我們的民主國家怎樣能够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機能。他們裏面的大多數人，只能像在蘇聯的實例裏面所看到的那樣，來想像一條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去的道路。所以，我們如果用我們偉大的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例子，來把專政和到社會主義去的道路的問題闡述一下，是不會有害處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訓

馬克思和恩格斯告訴我們，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使被壓迫階級屈服的一種機構。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就是這樣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解釋的。恩格斯也會這樣重複地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說過，那時他們抱着一種見解，認為國家只是在一個君主國、一個帝國或一個王國中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民主共和國裏情形就不然。恩格斯告訴他們：

『國家只不過是「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一種機構」，的確，就是在民主共和國家，也和

在君主國裏一樣。」（恩格斯「論法蘭西內戰」的序文。）

這個問題，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之後，具有了特別重大的意義，甚至在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之後，更是如此。考茨基領頭的一批社會主義的叛徒，否認民主資產階級共和國也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壓迫機構，勞動人民如果要獲得解放，就非推翻它不可。正是為了反對這些人，甚至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前，列寧就寫了他的那本『國家與革命』，他在裏面又一次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問題的一些意見挖掘出來，這是被那些一變而成為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們所故意埋葬的。列寧在上述這本書裏，寫道：

「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在基本上，總是一個樣子……無論怎樣，最後分析起來，這一切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文集』第七卷第三十四頁）。

列寧特別強調這一點：勞動人民必須認識清楚，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帶着專政的性質。舉例說，在一九一九年，他向斯維德洛夫大學的學生發表有關國家問題的演說時說：

『只要私有財產存在一天，你的國家，即使它是一個民主共和國，它也不過是資本家用來鎮壓工人的機構而已，國家越自由，這一點也就表現得越是明顯。這例子，就是歐洲的瑞士和美洲的美國。沒有一個地方，資本會亂治得像在這些國家裏那樣令人啼笑皆非和殘酷無情；雖然它們都是民主共和國。』（列寧《選集》第十一卷第六五五頁）。

列寧更詳盡地告訴我們：這些國家的工人一發動改善他們境遇，政府立刻就會動員軍隊，以至發生內戰。

過 渡 的 形 式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這是非常明白的，即使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必然就是一種反對勞動人民的專政。但是，當民主共和國的領導權落到勞動人民手中的時候，情形又如何呢？在勞動人民領導下的民主共和國，難道也是一種專政嗎？關於這，只有一個回答：它無疑地是一種專政。

在大約二十五年以前，斯大林同志說過：

『國家是抓在統治階級的手裏、用來撲滅其階級敵人的一種機構。在這一點上（斯大林

(同志加的重點)無產階級專政在基本上，和任何別的階級的專政毫無不同之點，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是用來鎮壓資產階級的一種機器。但是，這裏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在於：一切迄今為止所存在的階級國家，都是搣取的少數人對被搣取的多數人的專政，無產階級的專政，則是被搣取的多數人對搣取的少數人的專政。」（斯大林『列寧主義的基礎』第四章）。

在談到資產階級國家形式的種類的時候，列寧加添說：

『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重點是我加的，拉科西）（列寧『國家與革命』：『選集』第七卷第二十四頁）。

問題非常明白：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是多種多樣的，一種形式可能是蘇維埃的形式，另一種可能是人民民主主義。當蘇聯出現的時候，曾經發生過這個問題，當時孟什維克和改良主義派社會民主黨人否認蘇維埃共和國的本質和巴黎公社是一致的。他們指出：巴黎公社的形式是一種民主共和國，連同它的一切屬性，諸如公民普選等等。這是很明白的事，巴黎公社的民主共和國很像人民民主主義各國，但這並沒有變更它專政的性質。於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擬定了列寧和斯大林在

蘇維埃革命中加以應用並發揚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那些特性。

當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出現的時候，它在許多方面也很像一個民主共和國：它不是在武裝革命中成立起來，它保留着公民普選等等。由於這種原故，列寧早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就喚醒我們注意如下的事實：

『毫無疑義，處於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條件之下，如果儘量拿聖彼得堡模倣我們俄國的策略，這將是一個錯誤。』

人民民主主義各國為什麼能够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來建設社會主義呢？

蘇聯的作用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那就是蘇聯的誕生。蘇聯是在國內革命力量的影響之下，沒有獲得國外的援助而出現的。這是世界上這一類型的國家的第一個，俄國資產階級都不相信它有前途。相反地，他們認為，它要維持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們堅持着，發動叛亂，企圖打到流盡最後一滴血，再利用外援來恢復他們失去的權力，絞殺英雄自衛的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

列寧關於這一點寫道：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標誌着一個整個的歷史時期。一直到這個時期結束時為止，搗取者們將必然抱着再起的希望，而這種希望將轉變為再起的嘗試。在他們遭受到第一次慘敗之後，被推翻了的搗取者們——他們沒有料到會被推翻，從來不相信這是可能的，也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一點——將代表著他們那些一直過着這樣一種甜美而安適的生活，可是現在「普通羣衆」却使他們趨於毀滅和貧窮（或者說，使他們去做「普通」工作）的家庭，用十百倍的力量，如焚的激情和憎恨，投身到爭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的戰鬥中去。』（列寧『無產階級革命』：『選集』第七卷第一四〇頁）。

同時，列寧在致匈牙利工人的賀電中說道：

『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不僅僅是暴力，而且首先第一並不是暴力。』

他在致高爾基的幾封信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這個問題，認為蘇聯恐怖的程度，是由於反革命的瘋狂浴血的進攻所造成的。

無產階級專政的機能

如果我們可以用小來比大的話，那麼，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最初幾個星期，也是毫無恐怖，沒有槍斃過一個人，安然地度過的。只有當帝國主義者從四面八方來進攻我們，他們的內應也武裝起來的時候，局勢才有些改變。當一九三五年匈牙利反動派的法院叫我去說明公社的事蹟的時候，我可以用一種不是辯護，而是解釋的態度說：「恐怖對於我們不是一種遊戲，不是一種目的，而是敵人驅迫我們如此做的一種必要。」

人民民主主義各國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蘇聯解放軍不僅僅擊潰了德國法西斯主義，而且，作為其全世界歷史性勝利的副產物，希特勒屬國的國家機構，或者說，德國納粹黨人在佔領時期中所設立的國家組織，也都分崩瓦解了。這個國家機構，到處多少少地曾經獲得過擗取階級的支持。納粹的慘敗，加速了它們的滅亡。留在蘇聯，和柯爾察克、但尼金以及別的反革命份子的軍隊一起打了三年仗的那些地主、資本家、憲兵、軍官和國家的高級官員們，隨同希特勒匪徒們一起逃到西方去了。那些留下來的人，無法阻止勞動人民在工人階級導領之下，來攫奪政權。由於蘇聯軍隊的存在，他們立刻想到，再沒有機會來發動像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間在蘇聯所發生的那種公開的武裝叛亂了，因此，他們就不再作這樣的嘗試。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越變得堅強起來，殘

餘的資產階級要憑藉國內的力量來作這樣的企圖，也就越是沒有希望了。這種情形，使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能够不靠流血的內戰，不靠採取蘇維埃形式的無產階級的專政，比較和平地來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機能。

什麼是這些機能呢？斯大林同志認為有三項重大的任務：

「（一）擊破已被革命所推翻並沒收其財產的那些地主和資本家們的抵抗，消滅他們恢復資本的權力的每一個企圖；

（二）這樣地來發動建設工作，以便把全體勞動人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進行這種工作，以便準備取消並廢除階級；

（三）把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的軍隊，來反對國外敵人，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斯大林『列寧主義的基礎』第四章）。

人民民主主義各國越是力量雄厚，它們就越是能够完成這些任務。這是互為因果的，所以越是能够完成這些任務，它們也就越要變得強盛起來。